

讓女孩子也開心的溫柔實驗

小山羊

一、

「就是這樣，為了廣大女性的喜好，請用。」白澤將一個藥瓶放在桌上，笑咪咪。

坐在桌子對面的鬼灯眯著眼，面無表情地靜靜打量眼前這個嘻皮笑臉的傢伙。

兩人所處的地方是位於天國桃源鄉的兔漢方極樂滿月，時間是晚上九點，店早打烊，乃屬私人時間，特別是現在正是黃金連休假期，極樂滿月的老闆白澤特別讓全年無休的員工桃太郎長期休假。然而在這種讓員工放假、自己也可以獨自去玩的長假期間，性好女色的店主白澤未趁機大玩特玩，反而是在假期第一天的晚上，邀請素來不合的閻魔大王第一輔佐官鬼灯前來作客，第一句話就是要對方吃藥，實是可疑。

「毒藥？」鬼灯聽到如此露骨的直球攻擊，也就不拐彎抹角，直接淡定地回問。

「正確來說，是媚藥。這是試作品，經我調整，副作用不會太強，但要是藥效徹底發揮，不性交發洩可是會一直勃著的。」白澤面不改色，保持著那一貫溫柔寬厚的和諧笑容。

而在他解說完瓶子裡的東西以後，鬼灯起身一把扯住白澤的領子將他從椅子上拉起，在白澤連站都還沒站穩前直接扯下他的褲子，接著一臉兇狠地用空出來的手奪走白澤手中的瓶子，用姆指打開瓶蓋。

「等等！不是那樣的！就算是我來用也不是從那裡灌！」

「別客氣啊，為了廣大女性的喜好對吧。」鬼灯冷冷地說道。

「你就不能不要先動手嗎！」

鬼灯會來這裡，是因為白澤很難得的主動邀請鬼灯進行藥理研究，理由是想聽聽和藥權威的鬼灯意見。這兩人雖然一直處於溝通不良、關係不合的狀態，但在漢藥研究上倒是會相互切磋，客觀地交換意見及報告，有時也經由藥物交易來取得樣本。

本來就覺得這個邀請很可疑，居然從第一句發言就明顯意圖不軌，然而正因為兩人的關係一直不合，反而讓鬼灯有種早料到、理所當然的接受感。

於是經過這麼破天荒的開場白，白澤總算開始說明這次研究的目的。

「眾合地獄？」鬼灯重覆了白澤說的關鍵字。

「是的，眾合地獄，正確來說，還在考慮要做成日用成藥，或者處方藥，亦或用在懲罰罪人的拷問上。媚藥啊、催淫藥什麼的，跟地獄的花街、美女雲集的眾合地獄不是很相襯嗎？」單手持著能量飲料大小的瓶子，白澤看似一本正經地解釋，另一隻手卻不自然地拉緊領口，無意識地表現出警戒的姿態。「這可不是我單方面的想法，在我開始試做的時候，小香香就有來詢問了。」

「這麼說來，阿香小姐跟我申請眾合地獄的新式拷問中，的確有毒物拷問這一項，我還以為是要在亡者的生殖器官上塗什麼讓他的罪惡之處腫得比元氣玉還大，原來是催淫藥嗎……」鬼灯若有所思地單手托起下巴，思考著。「我還比較傾向亡者因自己的欲望而被毀滅，若是靠著藥物的話會讓他們有藉口不知反省。」

「啊，不是那樣的，好像是要讓亡者服下或是塗抹過後，綁著放置PLAY。」

「這樣的話倒可以理解。嗯。」鬼灯點了點頭。「好，允許眾合地獄進行新的毒物實驗。」

「啊呀？這樣沒問題嗎？還是試作品喔？」「亡者可以無限再生，用來實驗是再好不過了，就算是半成品也可接受，只是要先通過我的審核。此外，要成立完全以那種刑罰來處理亡者的地獄，則是要經過十王會議的審核。」「好像還是很嚴格啊。」「我們可是地獄。」

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鬼灯看著那裝在玻璃瓶裡的液體，思考。

「但是要作為市販藥，可不是隨便做出來就可以了。」鬼灯的口氣嚴肅，應該說，對白澤帶有威嚇的意思，「催淫藥這種東西與其說是藥不如說更類似毒，會影響人的身心，更可能會用於犯罪……別說是控管，在試驗的階段就有必要嚴格對待。白澤先生，你是基於什麼動機研究這種藥品的？已經用在誰身上了？」

「哈哈？沒有啦，你把手從手機上拿開，不要像小學女生緊握著防狼警報器一樣啊。」白澤面露那種遭受懷疑而受傷的脆弱表情，雖然從鬼灯的角度來看他更加欠揍了。「這個藥啊，最初是從小姐己那裡拿到的。」

「……姐己夫人？」

「嗯是的，她問我是否有辦法重現或改良呢，然後就拿給我了，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初版的媚藥藥譜。那個藥譜可不得了喔，是在商末紂王的後宮裡直接使用的。那時小姐己為了跟紂王玩得更開心，所以跟宮廷藥師交換意見做出最古老的強力催淫劑，直接供給當時的宮女服用，或是在寢殿用薰香的方式讓待在裡頭的人保持發情的狀態。不過那個時代並不會考慮安全問題，又是以玩樂為優先死了也無所謂為前提，藥量先不提了，裡頭包含了麻藥跟興奮劑，對心臟跟腎臟的負擔過大，我看那個藥譜真覺得紂王也太強壯健康了，一直服用那種藥沒道理能撐過四十歲嘛……啊離題了，所以現在這個試作藥呢，是參考過去那個藥譜，修正比較危險的材料，

添以新式較無副作用的藥材，改良了三、四版的暫定最終型。也是聽說了我在試做這個藥品，小香香才會跟我商量藥物合作的事宜。」

白澤解說得非常詳細，鬼灯聽了點點頭。「那麼，之前你都找誰實驗？」

「欸？」「你好像對這玩意的作用挺清楚的。」鬼灯指的是白澤先前說「喝了以後會一直勃著」的陳述。

「隨意找人試用藥物是會被逮捕的我知道，但是單指私下試作新藥，只要沒給人亂喝的話並不犯法不是嗎？」白澤笑得眯起眼，伸出修長的手指，指了指自己，「在那之前，我都是自己試吃的，我有足夠的漢方專業知識，試用前都會預先準備好一份解毒藥跟配套方式。」

「齁喔——原來如此。」鬼灯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最初的幾款真的很要命呢，就算是常做精力藥來服用的我，也感覺的出來初版有多麼地傷身，尤其年紀大了心臟真的受不了。最終版是副作用沒那麼強了，但藥性還是很強。為了要確定怎樣的劑量適用於一般人，也試喝過很多次，後來是採用一點一點喝多，讓身體可以慢慢習慣的方式了。也就是第一杯喝五分之一酒杯，第二杯喝四分之一，諾，就是這種酒杯。」

白澤放下藥瓶走向廚房，然後拿了一只小小的玻璃酒杯出來，這是現代華人常用的烈酒杯，容量約莫跟感冒藥水的藥劑杯差不多。鬼灯看了，也點了點頭。

「我按照這種方式一點一點地增加服用的劑量，大概喝到五分之四杯的時候就覺得，不行了我忍不住！回過神來，手上已經出現了一份花割烹狐御前的五十萬帳單了。小姐已倒是稱讚我跟當年的紂王一樣勇猛。」

「財力嗎。」「我也想……」白澤輕嘆一口氣，想想才領會到鬼灯似乎有點繞圈子損人。

「總之進行到這一步呢，差不多就差實驗數據反覆驗證然後求得適當安全的劑量了，所以啦。」白澤啪的一聲，兩掌相合，「拜託了，小哥，請陪我研究一下吧。」

「繞著圈子講這麼多，就是為了要我作實驗鼠。」鬼灯從鼻子冷哼了一聲。

「正確來說是希望有鬼的數據。因為要讓小香香在花街販賣的話，主要客戶就是鬼嘛。不過，如果我找鬼的女性做這種實驗，就算簽了合同，觀感就是不好。」「何止是不好，馬上就能叫鴉天狗巡警逮捕你了。」

「因此最初的數據也只能從男性的鬼族取得不是嗎？所以啦。」白澤身體前傾，有些諂媚地笑著，「你的肝功能不是挺不錯的？在鬼當中身體也算強壯的，所以啦，拜託了小哥，一次就好，當作被騙喝下來嘛。你的酒量很不錯不是嗎。」

「其實也不是所有的鬼都很耐酒的，酒吞童子就是被酒放倒的。」

「所·以·啦，找體質最好的鬼灯君來試驗的話危險性比較低是吧，就算出事了，通曉藥理的鬼灯君能立即跟我反應身體的不適，我這裡也比較容易做出解藥。」

「這個先不談。」鬼灯伸出手指，咚咚地敲著桌面，然後指向白澤放在桌上的藥瓶，「這東西要是真的生效，找誰來解決問題？」

頓時極樂滿月寂靜無聲。

然後白澤面露燦爛的笑容，伸手指指自己。

「真不簡單。」鬼灯挑起眉頭，冷冷地用視線上下略過白澤，「也就是你的屁○要借我解決一下就是了。真不愧是天國最下流的淫獸。」

「不……一般來說不是由我這邊主動……」白澤支吾其詞，鬼灯則是面無表情地盯著他看。

「說到底，地獄也有許多強壯的獄卒，實驗的對象挑的是我，原因何在？」

「哎呀，小哥很在乎我的想法嗎？」白澤狐似的笑著，「是想聽聽我的學術理由，還是私人理由？」

「……算了，我也不是很在乎你的想法，倒不如說那是最不重要的。」鬼灯拿出煙斗，點燃了火星，深吸了一口。「這種荒唐的提案請容我拒絕。若是需要自願作實驗的鬼族，地獄可以進行廣告招募，亡者方面則是容許在實驗拷問上進行。」

「我也不期望第一次問你就答應啦，就說是研究、研究。那麼，就給你看看好了，這是目前的藥方。」白澤說道，從白衣的口袋內取出小小的筆記本，翻出其中一頁，直接遞給鬼灯。「請看，這是目前的原料喔。」

「為什麼非得搭配這種鬼畫符的插畫，這樣反而更難看懂吧。」鬼灯皺著眉讀筆記上的東西，點了點頭，「原來如此，主原料是玫瑰，其他的……唔……金魚草粹取液？」

「當然囉，金魚草殿堂級研究博士！」白澤笑著指著筆記本上那張有著骷髏頭臉的魚狀物，「雖然整隻打成汁會讓人出現短暫的魚臉效果，不過單純晒乾後煮汁過濾的話，就是療效非常好的精力劑，現在也有市販商品，都是有賴你的研究啊。副作用這麼低的東西，當然是加進催淫劑當中補充精力的良好替代品啦。」

所以那一瓶邪物裡不知包含了多少金魚草的靈魂。鬼灯靜靜地打量那瓶藥，深思了一會，又低頭看看手上的藥譜。

「沒寫出劑量呢。具體而言材料的份量跟比例是多少？」

「啊呀到此為止了，剩下的是機密。」白澤笑著將手指擋在嘴前。「畢竟你沒打算深入參與研究是吧。」

「……哼。」

「所以精確的分量不能讓你知道，你可以參考一下目前有的材料，有需要改進的部分請跟我說一下，畢竟比起天國，還是地獄比較有可能需要這種藥品。」停頓了一會，白澤手撐著托腮，眼睛半閉笑得頗有深意地看向鬼灯，「不過呢，催淫劑到底是藥還是毒呢，界線很模糊對吧，我呢擅長的是藥，毒的權威則是你了。可以的話，能從你身上得到更多指點是最好不過的了。」

有問題。

鬼灯靜靜地打量眼前的傢伙。對方心懷不軌這是可確定的，以過去的經驗來看，八成是想看自己出糗敗陣，那傢伙的敵意一向是非常直接露骨的，以至於鬼灯只要碰到白澤就毫不猶豫直接用拳頭招呼。這次這事又如何？鬼灯仔細思考，想像到白澤最後試驗成功大發利市，竊取金魚草新式療效的功勞，在受到眾和地獄的女獄卒熱烈歡迎時，還要厚臉皮地說「這是某輔佐官不敢喝而我反覆實驗做出來的床上秘藥喔——」。

鬼灯突然有股無名火從胸口冒出。

「……同意實驗的合約書給我看一下。」

「喔？」白澤訝異地看著改變主意的鬼灯。「你這是答應了？」

「先看一下而已。」鬼灯彈彈手指，白澤於是從櫃子裡找出擬好的文件。

甲方為實驗者，乙方為受驗者。甲方需負責乙方的醫療照護，不計成本，若乙方有後遺症，甲方需連同乙方無法工作帶來的損失一同賠償。

「寫得有點亂七八糟的，但基本的還是有顧到呢，哼。」

「啊，你若覺得沒問題的話，我就簽名蓋章。酬禮的部分想要什麼。」白澤兩手撐著臉撐在桌子上看著細讀文件的鬼灯。

「我要你反覆試驗過的各種藥譜，還有你的親身試驗記錄。」

「沒問題。那麼趁這幾天T A O太郎君不在的時候，你挑個一天……」

「不。」鬼灯打斷了白澤的話，從自己的衣袍取出了一樣機器，咚的一聲放在桌上。

那是一台錄音器。

對著呆愣的白澤，鬼灯按下了錄音鈕。

「現在就能開始。」

二、

「總之呢。」

稍微將藥瓶搖晃了一下，白澤將玻璃小酒杯推到鬼灯面前，把還蓋著蓋子的藥瓶比了比倒下的動作，「以這個酒杯來說的話，大致就是第一杯是五分之一杯，第二杯是四分之一杯，慢慢讓身體習慣的增加份量，直到覺得不能再服用，或是喝完這瓶藥為止，這個同意嗎？」

為了要執行實驗，他們移動到極樂滿月的廚房兼私用的餐廳，兩人各坐在餐桌的一邊，互相對看。

「要是不適應的補救辦法？」鬼灯詢問，白澤將裝滿溫開水的陶壺及一籃麵餅放在桌上。

「作為保險，若是藥效還沒發揮前就難以適應，可盡量喝水稀釋減低吸收率，同時促進排尿以利排出。此外要是服藥時胃感到不適應，請配麵餅，這裡有準備一些了請斟酌取用。畢竟這種藥多半希望在服用時立即生效，所以藥效比一般成藥來的重。」

「可以理解。」鬼灯看著那所謂「可搭配的麵餅」的籃中內容物，有手工麵包、餅乾以及知名甜甜圈店的新產品，看來像是女孩子們送給店主白澤的禮物。

鬼灯眯起雙眼，單手拋玩著錄音器，另一隻手則握緊他愛用的金屬狼牙棒，重重地敲在極樂滿月的木頭地板上，直接插進地板中，像標記海拔高度的石碑一樣豎立著。

「喂！你是要毀了我房子嗎？」這意外的舉動讓白澤忍不住捧臉尖叫。「還有，我都還沒問，你一直在我面前亮出那個錄音器是打算如何？讓人感覺充滿企圖啊。」

「作為保險。」鬼灯正經八百地說著，「原本我是懷疑你居心不良才帶這個，準備人贓俱獲，將你逮到鴉天狗警局去，但既然你都拿出了合約說要作藥物實驗，那麼這錄音器還是派的上用場，一來可以防止實驗者胡來，二來要記錄實驗內容也很容易，你應該不會有意見吧。」

「意見嘛是沒有，只是。」白澤看看錄音器，又看看一臉嚴肅的鬼灯，「這個、是要把我們之間的任何聲音都錄下來？」

「是的。」「沒問題？」「嗯。」

「喔，喔……」白澤托著下巴，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這個嘛，那就作為實驗，用這個吧。話又說回來。」講到這裡，白澤激動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指著那直挺挺插在地板上的狼牙棒：「不需要這個吧！很嚇人啊！我現在的心跳已經跳得比你等一下吃藥的結果還快了！既然為了保險都錄音保護了，這個東西就不需要了吧？」

「就說作為保險了，你還不懂嗎？」將狼牙棒拿起來啪啪地敲在自己的手掌上，鬼灯用那冷漠地像看著垃圾的眼神望向白澤說道：「這是為了避免你毀約不打算履行義務的保險，要是你最後打算臨陣脫逃的話我會很困擾，為免麻煩，我會在你腳踏出一步之前就把你打到爬不出去，非常保險。」

「人壽保險嗎！」

雖然用力的為這種暴力方式抗議，但白澤看著鬼灯一臉還不在乎的一手握緊狼牙棒，一手拍拍藥物實驗的合約，不用說話就明確地表示你奈我何，想想就算鬼灯完全不聲明，八成也是用狼牙棒來解決問題，於是他冷靜下來，走進臥室，拿了一瓶東西走回，放在桌上。

「雖然知道那是什麼，不過我還是請教一下，這是什麼？」鬼灯用手指輕敲狼牙棒把柄。

「極樂滿月特製水性潤滑劑。」白澤平淡地講著，鬼灯挑眉。

「作為保險。」白澤用一貫的商用笑容眯眼望著鬼灯瞧，鬼灯靜靜地看著那瓶裝了三分之二瓶液體的潤滑劑，沒說什麼。

實驗從按下錄音器的時刻開始。

一打開開關，鬼灯就熟練的對著錄音器錄下時間、地點、實驗內容及實驗目的，讓白澤不禁驚嘆鬼灯在作研究記錄上的專業，看來是習於在各種荒郊野外稀有民族間作實地調查的探險家模式。白澤自己還是習慣用筆記本來記錄，文字說明搭配親筆插圖簡單又好懂。於是看著拿起小酒杯的鬼灯，白澤在筆記本上畫出一個歪斜的美男子。

第一階段，五分之一杯。

鬼灯慢慢地拿起酒杯，將液體滑到舌頭上。第一杯的劑量不多，幾乎可說是淺嘗而已，鬼灯伸出舌頭輕舔杯底，思考著。

「一千隻金魚草的濃縮粹取。」

「你也太專業了吧！」不愧是金魚草推廣大會的殿堂級人物，白澤打從心裡感到既佩服又驚悚。「除了分析成份以外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份量沒到那種程度。單以這一口來說，金魚草的份量還不及一杯茶來的提神。」

「依照體質，也有人舔了一口就會起反應啦，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對內容物產生過敏的可能性。」白澤又打開藥瓶，像斟酒一般地倒了一點在鬼灯手中的小酒杯裡。「來，這次是四分之一。」

理論上為了避免負擔太重，這種濃縮藥劑最好還是慢慢服用，然而似乎是因為第一口沒起什麼反應，鬼灯這次一飲而盡。

「嘿，喝這麼快，沒問題嗎？」白澤不像是擔心反而是有些等著看好戲的問著。

鬼灯則是閉著眼，單手掩口，些微的噴舌聲像是在口腔內品嚐口味。

「如何？現在是什麼感覺？」「哼嗯。」睜開眼，鬼灯正經地思索著，「各材料與金魚草的搭配十分巧妙，去除了金魚草特有的類魚腥味，襯托金魚草特有的鮮味，感覺有用心烹調，我覺得很不錯。」

「那當然的，我可是熬煮的高手呢，這樣的材料應該怎麼烹飪對於我這個藥膳專家來說怎麼會成問題呢……」白澤先是笑著點頭回應鬼灯的評語，隨即敲桌吐嘈：「我是問你藥效啊！但還真是謝謝你對於口味的評論，雖然對那種草的執著真是讓我感到恐怖。」

「目前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哼嗯。」白澤靜靜地觀察坐在桌子另一頭的鬼灯，的確，他的樣子看來沒什麼異狀。「是藥劑量還不夠，還是實驗體本身冷感呢，但更可能是因為剛吃下去要等一段時間才會被吸收吧，先等個十分鐘好了。」

「看來今晚的實驗會很花時間。」鬼灯輕哼一聲，掐起放在籃子裡的甜甜圈，張口咬了下去。

第一個就挑富有飽足感，美國警察執勤中最愛吃的甜甜圈，白澤看著專心咀嚼甜點的鬼灯，拿起錄音器念著：「受驗者於第二階段的藥物服用階段，吃下了灑上彩色糖粒的牛奶奶油口味甜甜圈。」

「真囉嗦呢。」「因為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實驗結果啊，你真悠哉啊。」白澤無奈地望著吃著甜甜圈的鬼灯，望見他奶油沾到手上跟臉上，還會漫不經心地舔掉沾黏的奶油，作為研究對象，白澤仔細地盯著伸出舌頭舔著指尖的鬼灯。舌尖碰觸到指腹的時候，鬼灯似乎露出有點不自在的表情。

「怎麼？」鬼灯注意到白澤的視線，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沒什麼。」白澤繼續看著，手則自動地記錄剛剛鬼灯的反應，「你臉上還有沾到一些。」

「這裡嗎？」鬼灯嘗試用手去抹。

「不，再過來一點，啊呀，差一點點。」白澤順手抽了一張面紙，往鬼灯的嘴唇旁擦去。

鬼灯在面紙碰觸到嘴唇時抖了一下。

他在為自己的反應錯愕時抬頭，正好對上白澤驚訝的視線，兩人都保持原來的動作沉默地對望。

白澤嘴角漸漸上揚。

「——好了，接下來是五分之二杯嗎？」鬼灯伸手要去抓藥瓶，白澤馬上抓住他的手腕，有些興奮地說著：「等等，你有感覺吧？真的有感覺吧？」

「放開。」鬼灯瞪著白澤僅用氣音表示自己的威脅，讓白澤乖乖地鬆手縮回。

「既然有效就應該再試驗一下嘛，不要急著推到下一個階段。」白澤豎起手指，在鬼灯面前搖了搖，「也就是說，現在的感覺跟以前不一樣吧。」

「你現在要是敢碰我，我就要出動保險了。」鬼灯僅是平淡的回應。

「不不，我哪有這種膽子呢，先照著我的動作試試看好嗎？」白澤將兩肘抵在桌上，伸出食指，「像這樣，把食指指尖輕輕抵在左手的手腕內側，用那種要碰不碰的微妙力道慢慢地沿著手臂內側滑下來，一路滑到手肘這裡。」

聽起來不像什麼可疑的動作，鬼灯雖然懷疑白澤的意圖，但還是按照白澤所說的做。手指在按上手腕的時候鬼灯就有種不妙的預感，輕輕地滑下時，鬼灯皺眉，顫抖間發出「嗚唔」的低吟。

白澤笑嘻嘻地看著眼前的結果。

「……手臂內側本來就比較敏感。」冷靜下來的鬼灯分析著自己身上發生的事。

「是的，皮膚比較薄而且重要的血管就在那，就像保護其他重要器官一樣敏感度會比較高一點，只是較少被人認為是性感帶，與調情也沒什麼關係。」單手撐著自己的臉頰，白澤笑嘻嘻地說著：「但看來已經影響到敏感度了，才會控制不了自己的反應吧。要再試試觸碰其他部位嗎？」

鬼灯靜靜地看著白澤好一會。「單憑剛剛的結果，我想憑你應該能看的出藥效到什麼程度。」

「是呢，在這階段浪費太多時間也沒什麼好處。那麼接下來是五分之二杯。」白澤說著接過小酒杯，拿起藥瓶倒了適當的份量，遞過去。「對了，小哥，你知道嗎？」

「怎麼？」

「那種似碰非碰的方式是愛撫的基本技巧，碰觸任何部位都會很舒服的。」白澤微笑。

「……是嗎。那我就作為參考了。」鬼灯接過白澤遞來的酒杯，這次是緩慢喝下。

杯子才放下，鬼灯就露出不自然的表情，皺眉撇嘴，臉上堆滿了鬱悶不快，白澤則是靜靜地看著鬼灯的表情變化。不是喝下的藥量立即發作，而是之前飲下的藥在身體上的作用變得更加明顯了，這樣一點一點的加飲下去，鬼灯身上會有更強烈的反應。

「覺得身體熱起來了嗎？」

「有點，但還能忍受。」鬼灯閉上眼，呼氣的同時伸手將衣領稍微打開一些。

間中鬼灯猶豫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自己的衣領。

「不太舒服吧。」白澤說著，鬼灯看了他一眼，「這是當然的，因為皮膚的感度上升了，衣服與皮膚的摩擦也會敏感起來，那些習以為常的碰觸此時卻讓人感到緊張，應該很不自在。」

「這是之前你的試驗結果？」鬼灯略為不悅地將領口整理好。

「算是啦，剛剛那麼一下有什麼感覺？」白澤眯眼笑著，「你要自己口述，還是我一件一件的問你？」

鬼灯瞪著白澤。

「……最初是鎖骨有點搔癢感，僅是癢，所以還不怎麼在意，但是拉扯的時候摩擦到胸口，說的明白點，乳首，跟衣服摩擦的感覺真的是讓人不想繼續。我在過去大概只有沖過冷水吹乾以後才會像現在這樣立起來。」

「明明是說明自己的狀況卻還能理性客觀的陳述，該說佩服還是什麼呢。」

「還有瀏海滑過耳朵旁邊的感覺也很令人困擾，癢癢麻麻的，讓人平靜不下來，現在很想快點修剪一下，我至今在才第一次注意到我的瀏海有部分會蓋到眼皮上。」

「呐，小哥。」白澤用腳輕敲了兩下地板。「我說，你現在起反應了沒？」

畢竟是催淫藥的實驗，就算直接問這種問題也不算是性騷擾。鬼灯面無表情地望著白澤平淡地說著：「感覺是半勃，沒有全勃，就是有點漲漲的感覺，還不及早晨的自然反應。」

「不摸摸看嗎？」「長在我身上的東西我自己知道是如何，淫獸。」鬼灯在說這話的時候，開始張口喘氣。已經進入了不只是碰觸才有感覺，身體也覺得鬱悶的階段了，白澤觀察著。

「現在還可以嗎？要喝杯水休息一下？」白澤這次收起笑容，仔細地察看鬼灯是否有任何不適，而鬼灯只是緊皺眉頭，重重地吸氣來忍耐。

「對小哥你來說應該更是難適應才是。」

「這話什麼意思？」鬼灯瞥了白澤一眼。

「你沒有過經驗吧？」白澤問的直接。

「沒有。」鬼灯這裡倒也沒有常人會有的羞恥，他的回應像在陳述毫無興趣的事情。「我對那事沒有興趣，就連戀愛也是看他人的有趣，我自己則敬謝不敏。」

意外鬼灯的反應如此平淡，白澤瞪大他那雙不算大的眼睛，眨了幾下，然後掩口露出同情的神情：「我說小哥啊，這真的是……太……」

「有話直說。」

「你就放著這麼重要的東西四千年沒用？」「有用啊，天天都得用。」

「他有排水以外的功能！」雙掌攤開向天，白澤搖著頭感嘆著：「你放棄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之一……超過四千年！就連佛陀也用過喔！」

「吵死人了，長在身上的東西什麼都得用的話，我會先嘗試用頭上的角戳穿你的眼睛。」鬼灯就連這句話都講得像「我下次也來試試看網球吧」一樣的平常，讓白澤先作了鬼灯有天會用突刺攻擊的心理準備。

「但是，你不是很喜歡研究跟體驗嗎，事到如今卻有明擺著沒試過的事吧。」

「這事伴隨著相當的風險，人際關係也會牽扯不清，所以我一直是避免去進行的。」縱使耳朵及脖子都發熱，眼神也變得有些茫然，鬼灯還是強挺著身子，盡可能的以平靜的口氣去陳述關於自己的事，「我時時刻刻都有想學習及體驗的事，加上工作，可說是把所有的時間都排進去了，有機會調查新事物我也會去進行。如此一來，一個人行動會比較好安排行程，交往的話說實在沒時間去培養感情，單是想體驗那種事如果毫無興趣的話，就不想花錢跟體力。」

沒想到在此時聽到鬼灯私人的訊息，白澤收起剛剛那副不正經的態度，認真的聽著，手移向錄音器準備按下暫停鈕。

「無妨。」鬼灯伸手拍掉白澤的手，打斷他的動作。「就錄吧，並不是什麼羞於見人的事，那是你需要的東西，實驗對象的經驗，跟藥的耐受性肯定有關聯。」

「雖然是這樣。」白澤還是繞過鬼灯的手，按下暫停鈕。「只要在個人資料上填寫『經驗數零』這樣就已足夠了，實驗記錄用不著當事者的隱私。」

磅的一聲，鬼灯握緊拳頭敲在桌子上。

然後他深吸一口氣，眯起眼，怒視著白澤，「我不會再講更多了，打開錄音器。」「呃。」「否則實驗會中斷。」鬼灯用手將瀏海往後撥，露出額頭的清爽感似乎讓他放鬆不少。「說起來，你剛剛問我經驗的事，也是為了配合實驗不是嗎？」

「嗯，是。」白澤打量著閉上眼緩緩呼吸的鬼灯，此時鬼灯的表情介於恍惚及不安之間，似乎是想讓自己放鬆，但一鬆懈下來就更無法控制身體感受的微妙狀態。「因為你沒經驗，所以對於這種刺激的承受力可能比不上經驗豐富的人，如果真的感覺受不了，就暫時到這……」

鬼灯站了起來，一把抓住白澤的兩頰，直接用手掌按住白澤的嘴，讓他無法講下去。

「快點進行下一階段吧，白澤先生。」鬼灯就這麼讓白澤掙扎，然後自己在酒杯中倒了半杯，喝了下去。

白澤摔坐在地上時候，第一個考慮的是臉上會不會留下瘀痕，畢竟鬼灯那一下將他的臉捏得很緊，緊到白澤覺得牙齒都要掉了。隨即他擔心起鬼灯的狀況，因為鬼灯在喝下藥的三秒後，馬上鬆手讓白澤整個人摔下去，然後傳來的是玻璃敲到木頭上、以及什麼重物落到桌子上的聲音。

「喂，小哥，沒事吧？」白澤扶著還在發痛的臉攀著桌子爬起來，看到倒在桌子上滾了一圈的玻璃酒杯，以及伏在桌子上，不停喘著粗氣的鬼灯。

「哈啊、哈啊、哈啊……」喘氣聲中在顫抖，鬼灯的左手指甲在桌上刮搔著，右手則是緊揪著自己的衣領，不時鬆開手指在胸口輕輕勾搔，但又馬上恢復捏緊的動作。

「……要喝杯水嗎？」白澤說著已經在茶杯中先倒了一杯溫水。

「你很、囉、唆……」鬼灯緊揪著眉，喘氣間從鼻子發出低吟，「再一下子就可以……適應了……」現在這種狀況白澤也不知道該怎麼記錄起了，不如說現在重要的不是記錄。

他起身繞到鬼灯旁邊，按住鬼灯掐在桌子上的那隻手。

「放開。」鬼灯悶聲抗議著，白澤則是彎下身，輕輕地朝著鬼灯吹了一口氣。

熱氣吹散了鬼灯的側髮，混帶著中藥的苦味、桃子的香氣以及人特有的溫度，鬼灯原本就紅起來的耳朵一下就變得更紅，連帶整張臉都像喝酒一般漲紅起來。鬼灯想抽手按住產生感覺的耳朵，但左手正在白澤壓在桌上。

「看·吧，現在吹一口氣就受不了了，下面的形狀已經清楚可見囉？嗯哼小哥你的尺寸挺雄偉的嘛。」用空出的手指輕搔鬼灯的手腕，白澤帶著一貫的笑容說著：「所以不要勉強，就此停下來也沒關係，也可以先解決一下喔。」

在自己的脖子被單手掐住的時候，白澤才想到鬼灯還有另外一隻手。

「不·要·做·多·餘·的·事。」「……要死了……」

與其說呼吸不過來不如說脖子感覺要被扭斷了。被掐了一陣子然後才被放下的白澤按著自己的傷處為剛剛的死裡逃生不停打顫，背後的鬼灯喘得再色情也再也不敢去主動干涉了。

「犯不著這樣勉強自己的啊咳咳嗽，忍著很傷身耶。」回應白澤的只有鬼灯的喘息。

「我又不曾做出什麼事，廁所就在旁邊，你就抱著一盒衛生紙進去自個兒先解決嘛，你需要色情書刊的話，我可以借你啊。」白澤有些怕怕地抱著胸口回頭偷瞄鬼灯的反應，只見滿臉通紅的鬼灯露出錯愕的表情。

「莫非……」白澤說這話時，嘴角忍不住上揚。「你不會？」

鬼灯先是沉默了一會，然後將眼神移開。

白澤雖然想很賤的大聲嘲笑鬼灯，但想想剛剛才差點被扭斷脖子，他忍住這衝動了。

「我說啊，小哥，人的身體呢……」「先說清楚我不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只是沒打算這麼做而已。公事一忙，哪會跟那種很閒的年輕人一樣整天想做這種事。」還伏在桌上的鬼灯解釋著。

「的確是，這種事也不是摸一摸就突然就會了，雖然摸得很舒服就會想繼續，雖然很舒服到最後不受自己控制就會出來了。今天倒也是一個機會，更別說，你要是沒辦法自己弄出來，說不定會難受到崩潰大哭，到時

候，就是我替你弄出來，就如同我最初說的一樣。」白澤用筆記本遮住自己的下半臉，很故意地遮住偷笑的嘴巴，用假裝正經的口氣說下去：「所以這就是你一直遲遲不肯停止實驗的原因吧。」

閉口不語的鬼灯像在默認。

「但是就算如此，卻不在可以忍受的階段就先停下來，喝水直到將藥給排光，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白澤望著鬼灯眨眨眼，鬼灯閉著眼，側臥在桌上顫抖，沒講話。「看來是說不出話了呢，就讓擁有全知識的中國神獸白澤來解答吧，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實驗記錄輸給我，是吧。」

鬼灯眼睛半睜，近乎翻白眼地瞥著白澤。

白澤拿起錄音器，望著鬼灯，用平板無感情的口氣陳述著：「受驗者現在進行到第四階段，已開始自體產生快感，渾身搔癢難耐，男性生殖器官已全勃。」

接著白澤放下了錄音器，蹲下身，跟鬼灯直接對上視線。「下一階段？」

鬼灯只是顫抖著手，將倒下的酒杯扶了起來。

「你的藥效正持續發作，再服藥可能會失去理智，身體也可能受不了，真的要試？」白澤再度確認著，「是由我親自解決你的各種不適喔？」

鬼灯咬著下唇，由於鬼族的牙齒很利，很快就咬破出血。

「不要這樣。」白澤伸手過去用手指要推開鬼灯的牙齒，感受到白澤的指尖，鬼灯倒沒什麼猶豫就咬了下去，鮮血染紅了鬼灯的下唇，看起來像是抹上胭脂似的。

明明就跟過去一樣只是各種暴力回應，但看鬼灯軟軟無力的咬著自己的手指，白澤倒也有點興奮起來，雖然手指像被鱷魚夾夾住一般痛的要命。

他忍痛笑得歪斜，緩慢地給酒杯倒入五分之四杯的藥劑。

「到這個地步、好痛、我可是直接變成原型衝破窗子就直接飛到平台地獄去，跟發情期沒兩樣的失去理性，你確定要試到這種階段？」白澤倒完以後搖搖藥瓶，「你看，差不多就一瓶了，你累積下來已經喝了這麼多。」

鬼灯張口哈的一聲吐氣，白澤也趁機將咬破的手指收回來。

單是那一瞬間嘴唇上的摩擦，鬼灯就弓起身，眼睛水潤得彷彿隨時會掉出眼淚，縱然如此，鬼灯捏起了酒杯，在手都拿不穩杯子的情況下將酒杯抵在嘴邊，遲疑了一下，伸出舌頭舔了舔，才將藥滑入半杯就停了下來，低著頭，單手捏著自己的大腿發抖。

「果然已經極限了吧。」再怎麼壞心眼，白澤基本上還是心腸好的。他擔心著靠著自殘在忍耐的鬼灯，伸手想拿回鬼灯手上的杯子。

然而鬼灯像是計算了白澤的動作，居然在白澤才抬起手的時候就一手將白澤的手打掉，然後趁這個瞬間將杯裡的藥一飲而盡。

「你在亂來什麼啊！噫！」白澤瞬間有種應該要戴安全帽去防空洞避難的念頭，他無法預測將整瓶試作催淫藥喝掉的鬼神會做出什麼事，要是出了事，到底應該要搶救還是應該要逃跑身為全知之神的白澤也不知道了。

看著鬼灯按著嘴，拿著酒杯的那隻手也看起來要拿不穩了，白澤於是想先拿走鬼灯的酒杯以免出問題，但鬼灯注意到白澤的動作，手揮開不讓白澤取杯，椅子卻傾斜起來，整個往後傾倒。

「哇，小心！」白澤反射性地想伸手拉住鬼灯，但鬼灯的動作更快，用空著的另一隻手拉住白澤，結果白澤反而被鬼灯一把拉過去，像成龍的電影一般整個人從桌面滑了出去，翻掉整籃的甜甜圈，然後整個人就這樣腿還掛在桌子上，上半身卻被扯了下去，哀哀慘叫的同時聽到了椅子撞到地板的聲音，也聽到酒杯應聲而碎。

「沒事吧，鬼灯？」雖然手腕被拉得很痛，白澤還是先擔心起跟著椅子一起往後倒的鬼灯，然後鬼灯單手撐在椅子上，屁股懸個半空，似乎是經由拉扯白澤的力量緩住自己後倒的重力，接著在緩下速度的時候用手扶住自己，以免受到重傷。

真不愧是事事面面俱到又有優良體適能的鬼神鬼灯，白澤傻笑著問道：「沒事的話能先放開我嗎？」卻在此時看清楚鬼灯的表情：皺著眉、冒著汗、臉上微微的潮紅，時常保持的冷靜表情此時卻顯得慌張，一臉不甘地半跪半跨坐在地上，此時的他兩腿抖個不停，腰也一顫一顫的，最後一個噴舌，鬼灯放開了白澤的手，讓自己跌坐在地上。

摸了摸自己的手腕，白澤看著靠坐在倒斜的椅子旁喘氣的鬼灯，說著：「站不起來了？」就算是這種姿勢，普通人只要用手扶著就能勉強爬起來，憑鬼灯的話要自己用腰力站起更不是難事，但鬼灯只是懊惱地跨開雙腿坐著，煩惱或說是憎恨地看著股間明顯的突起。

「……受驗者此時腰及腿失去了力氣，暫時無法行動。」白澤對著錄音器說完這段話以後，直接按下停止鍵，然後將錄音器放在房間的角落，此時的鬼灯肯定沒有力氣去拿的地方。接著白澤走到鬼灯旁邊，蹲跪下來，撥開鬼灯的瀏海察看他的樣子。

鬼灯喘得上身不斷上下起伏，瞪著白澤咬牙切齒的模樣像隨時要啃殺他似的，然而在眼眶逗留的淚水及泛紅的雙頰又像無助的嬰兒一樣可憐。

「表情超級苦悶的啊，輔佐官大人，這種表情可不行喔。」如果女孩子在自己面前露出這種慳扭但明顯想要的表情，白澤早就吻下去了，只可惜眼前這個是鬼灯，是危險、易燃、爆裂、放射、總之任何能放黃底驚嘆號而不能亂碰的對象，「放心好了，我在剛剛把錄音器關上囉，這樣你就算想哭想鬧都沒關係，放心的交給大哥哥吧，你現在有什麼需要？」

鬼灯哼聲低吟著望了白澤好一會，然後左手用力地抓住白澤的耳飾往後用力一扯。

「好痛、好痛！」白澤吃痛而不自覺的順著鬼灯的拉扯整個人傾向前，此時令他意外的，鬼灯張開了嘴，直接吻上白澤的嘴唇，將又長又尖的舌頭伸進去，然後右手緊緊摟住白澤的腰。

白澤意識到的時候，鬼灯已經笨拙地動著舌頭，拼命用嘴唇磨擦合摩蹭著，媚藥的甜味藉由舌頭彼此分享，就算初吻的對象是白澤，鬼灯也不在乎了吧。明白了這事，白澤扶著鬼灯的後腦勺，另一手支撐在地上，主動地回應鬼灯的動作；輕啄帶舔，舌頭直接纏上，略帶挑逗的勾著鬼灯的舌尖，刺激味蕾最集中的位置。

若說鬼灯四千年來都是空白的，白澤就可說是有上萬年與人親密接觸的經驗，像這樣立即進入狀況，與人交纏在一起是非常輕易的事，主導對方，讓對手沉迷享受，更是白澤喜歡做的事。不過呢喝下一整瓶催淫藥的鬼灯與其說是渴求體溫，更像是野獸在狩獵，貪婪地榨取獵物。雖然一直非常不熟練，但鬼灯就這麼以半躺半坐的姿勢，積極地與白澤吻了五、六分鐘。

真「年輕」呢。

持續輕啄鬼灯的白澤不禁這麼想著。

吻得唾液不停流出就像直接翻了水在嘴裡一般，而且還是兩個人都這樣，光是這麼吻著，搭配著舌頭打架產生的水聲，足以讓白澤進入備戰狀態了。

按在後腦的手指輕輕用指尖撫摸著後頸，原本撐在地上的手也嘗試勾住鬼灯的腰帶，想著要解開，而鬼灯第一次退開了嘴，偏著頭盯著白澤的眼睛，張口無聲的說著：

不要

「不要什麼？不要碰你嗎？」白澤往鬼灯的臉頰旁輕蹭，嘴唇擦過鬼灯的耳朵：「但是這樣的碰觸你會比較舒服吧。」

「唔嗯……」鬼灯皺眉由喉間發出的呻吟略帶煽情，白澤內建的淫語翻譯馬上過濾出「很舒服、還想要」的訊息，讓他有些得意地繼續撫摸鬼灯的頭髮，但看著鬼灯還在發抖呻吟卻仍然伸手探找旁邊的狼牙棒，白澤還是隱隱作怕。

「放輕鬆啦，相信我的人格吧，我再怎麼討厭你，在這種事上還是不會勉強的喔。」白澤低下頭，轉為輕咬鎖骨，然後用鼻子輕蹭有些泛紅的鎖骨直到喉頭，啾的一聲吻在脖子上的時候眨眼看著鬼灯：「先解開衣服，現在很熱很難受吧。」

鬼灯瞪了白澤一眼，索性扯住白澤的領子，將他往上拉到自己面前：「你何不自己脫了褲子張開腿好使問題變得簡單一點？」

「那樣並不會簡單，要是太亂來的話就算你是進入的一方也會難過喔。」白澤兩手舉起表示投降，並露出諂媚的笑臉：「我什麼事不可靠，就是這檔事最可靠了對不對？你就放心嘛，畢竟要洩欲又不是一定要一方插入一方。最初不是也約好由我幫你處理這件事嗎？就算你不會也不要害怕，交給我吧。」

鬼灯看著白澤的眼神顯得半信半疑。

「因為你連風俗店都沒去過呢，小哥，可知道讓女人來替你服務是非常舒服的事？哪怕只有半套。」答案當然是不知道，但白澤還是忍住不要讓自己像以前嘲笑鬼灯不肯吃辣一樣過份，免得被勒住脖子的自己不是死就是菊花殘滿地傷。不要把對方當作是處男而是處女看待，自然就會溫柔一些。

「好啦，不要覺得羞恥，閉上眼睛，想作是馬殺雞一樣的服務就好了。」

說著，白澤抬頭，像對待女孩一般的輕吻鬼灯的嘴唇。

原本因為性欲高漲而焦慮的鬼灯呼吸平緩下來。不知是適應了藥性還是被白澤安撫情緒了呢，他鬆開扯住白澤衣領的手，取而代之的是將手按在木頭地板上，用指甲刮出一道一道的爪痕。然後，鬼灯半傾著頭，看著眼前的白澤。

「……你一開始就是為了這個吧？」他異常冷靜地問了這句話。

枉如海嘯前的寧靜浪退，白澤頓了頓，面對這個沒有殺氣不冷酷眉頭也沒皺的鬼灯，白澤卻本能性的感到恐懼。這是什麼？獅身人面的問答嗎？答錯的話會被吃掉嗎？

然而白澤沒有為這個問題苦惱太久。

「是的。」他這麼回答了。

太過直接的回答反而讓鬼灯露出疑惑的表情，白澤卻同樣冷靜，正經八百的回答鬼灯的問題：「一切都是為了想看你不屬於平常那副冷酷的樣子，比起鬼族的實驗結果，我真正想看的就是你喝下藥會發生什麼事。」

白澤從來就是個只要為了自己的欲望絕不會害怕猶豫，明知道會迎接拳頭也要將心情誠實說出口的奇人，或說奇獸。他心想著，沒錯，沒什麼好後悔的，他的確能判斷的出自己可能會有怎樣的下場，真的要說可能會承受怎樣的後果，最悲慘的是什麼？他會後悔去做嗎？白澤在短短一秒內運算出答案也確認了自己的想法，他瞪著鬼灯，坦率的說出自己的心情。

「為了要看到我想看的東西，什麼犧牲我都願意了，到你喝到剛剛那一杯為止我覺得我一切都值得了……就算被你捅也無所謂！」

這下鬼灯是真正的沉默了。

明明體內還是鬱悶不已，但此時卻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對於自己非得捲入這種鬧劇，鬼灯反倒先反省自己考慮得不够週全。

然而白澤卻沒有把話題就此打住。「對於把你弄得很不舒服我還是覺得很愧疚，所以至少讓我先讓你舒坦一下，你這麼難受是我要負責任。讓人喝下毒就得替他解毒，這是老中醫的毒藥實驗一定要有的醫德。」

有這種說法嗎？鬼灯都快覺得自己還沒經歷人生第一次性經驗就要先經歷痿掉的經驗了，白澤看起來卻像個認真的笨蛋，他突然雙手握緊鬼灯的手，說著：「還有啊，在你想捅我之前，先聽我說幾句話。」白澤深吸了一口氣，望著鬼灯，不是用日語而是用漢語說了：「謝謝，對不起。但是你現在真是美極了。」

「真是笨蛋啊。」鬼灯已經能平靜地面對眼前這個正經地耍蠢的傢伙了。「像是明知道會被活啃還是要交配的蜘蛛一樣。」

「哇真是貼切又美妙的說法。」

「你這傢伙打從開始就居心不良我可不管，但我這邊是認真的……在進行實驗，你要起頭，就給我好好做完。」鬼灯說著又抓緊白澤的耳飾，張開滿是利牙的嘴在白澤耳邊低喃：「你敢停下的話最後就別怪我收拾了。」

白澤愣了一下，一陣戰慄之中，他微微勾起嘴角。

「……感謝招待。」